

多年前的一天，父親突然想起芥菜飯。他說，有家做芥菜飯的攤子，就在中山路的深巷裏，從他小時候就開始擺攤，幾十年沒變，還在老地方。他是吃着他家芥菜飯長大的，有空一定要帶我去吃一次。

一個下雨的傍晚，我和父親從中山路經過，他突然指着遠處的巷口對我說，就是那裏，我以前和你說過的芥菜飯攤子。我抬頭看去，只看到遠處有個狹窄的、漆黑的巷子。至於攤子，卻全然不見蹤影。

父親領着我抄近路，趕往那個巷子。畢竟還在下雨，我們撐着傘走得不算快。過了兩三個路口，終於到了巷子前。果然，巷子深處有一個攤子。方形的攤車上，擺着兩個大木桶，車頂上撐起了一片紅藍塑料布，雨水順着塑料布的邊緣滑落，一滴滴串成水線。因為是在邊緣滑落，剛好避開了木桶。

攤車背後是三四張方桌，桌邊圍着小木板。和攤車一樣，桌椅上方有一整片的紅

藍塑料布，所以縱使是下雨天，食客光顧也不成問題。不少食客正坐在那裏吃着飯，絲毫不受陰雨天氣影響。

我們走過去，父親向老闆要了兩份芥菜飯。老闆是個四五十歲的中年男子，旁邊還有個幫忙的小女孩，估計是他女兒。聽到我父親的話，老闆連忙應了聲好，麻利地打開其中一個木桶。甫一掀開蓋子，應着寒冷的雨天，霎時間白霧繚繞。原來，裏面滿滿當當都是芥菜飯。他們每天出門前，早就把芥菜飯準備好了，整整兩大桶，用易於隔熱的木桶保溫。有客人來，才打開盛飯。

老闆熟練地用木勺挖了兩大勺，裝滿兩大碗，然後遞給了小女孩。她默默地接過碗，幫忙加佐料。木桶上面的架子上有各種佐料，根據客人的要求添加，如胡椒或辣椒，甚至香菜等。我們要了一點胡椒。老闆把兩大碗芥菜飯端到一張方桌上，我們也跟着坐下。

這個芥菜飯的攤子，只做芥菜飯，其

他的種類一概沒有。縱使如此，食客還是非常多。就算是這樣的雨天，幾張方桌也幾乎佔滿了。我看着芥菜飯上升騰的熱氣，以及黃澄澄的鹹飯和嫩綠的芥菜，聞了聞，香氣撲鼻，感覺一定很好吃。

此時，雨又下大了一些，巷子更顯漆黑。風吹過來，帶來夜的微寒。從塑料布上滑落的水線更加急促，雨水濺落在地上，打得更高，潤濕了我的鞋襪。但縱使如此，我和父親，以及其他食客，都沒有受到環境太多影響。畢竟，雖然環境簡陋，我們都是為了眼前這碗芥菜飯來的。

我拿起筷子，吃了一口，鹹飯軟而不膩，芥菜同時具備清脆的口感和特有的苦感，配上鬆軟的鹹飯，真是好吃。再搭配上胡椒等佐料，別有風味，的確是一絕。此時，我突然理解了為什麼父親在這裏從小吃到大，也理解了為什麼在這個簡陋的環境下，依舊有這麼多食客如我父親一般，風雨裏堅守幾十年。

風更大了，雨更猛了，不過我卻感到欣喜，這樣的環境下，能有這樣的好手藝，以及這樣一群好食客。我們一口一口吃着芥菜飯，很快就吃完了。向老闆結賬，找錢的是他女兒。老闆說，他們家也沒別的本事，就靠這個家傳的芥菜飯手藝為生，養活了兩三代人。再過幾年，他女兒都考上高中了。這麼多年了，就在這個小巷子裏擺攤，這些老食客，真是風雨無阻，不離不棄。

其實，不僅是攤主家手藝的傳承，父親帶我來這裏，不也正是一代食客的傳承麼。這一碗小小的芥菜飯，和它的食客之間，竟然有了這樣微妙的情愫。看似普通的飯菜，泛起了人與人之間長期的情感連結。

走出巷子，突然感到燈火通明，回頭看去，真是一個漆黑狹小的巷子。難得的是，在這樣的環境裏，能有這樣美味的芥菜飯，這樣家傳的手藝，還有這樣的人和事。

一碗芥菜飯



人與事 郭曉懿

感受「三孔」文化魅力

時值暑期，遊客在位於山東曲阜的孔子博物館參觀。孔子博物館於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正式開館。其藏品主要來源於孔府舊藏，是「三孔」文化遺產的延伸。博物館擁有各類館藏文物七十萬件，聞名於世的藏品包括明代以來的三十萬件孔子世家文書檔案、宋代以來四萬多冊古籍圖書、八千多件明清衣冠服飾以及大量的與祭祀孔子有關的禮樂器等。



市井萬象



▲清代同治「周公殿」款青花雲龍紋五供吸引遊客。 中新社

清坐不言



人生在線 李丹崖

空山新雨。我就坐在徽州歙縣的一處老宅子天井邊，無邊的雨絲落下來，從天井處朝下傾瀉如瀑，在天井邊聽雨真好，潮濕的氣韻氤氳過來，這種小水分子的濕潤讓人妥帖，比加濕器裏噴吐出來的那種霧氣要好得多。雨天是最適宜發呆的，坐着一把竹椅，泡上一杯毛峰，在天井邊望着天空發呆，雨天是天空來信，我不知道建築是否能讀得懂，天井下的青條石能否讀得懂，青條石邊的青苔是否能讀得懂，發呆的人能否讀得懂，但是，這一切又有什麼大不了呢？清坐即可，聽雨聲。

這個世界似乎不缺少詩意，建築本身就是凝固的詩，漫天的雨點也頗富詩情，即便是青苔漫漶也是美的，鳥雀在屋檐下發呆，露出半個腦袋，亦有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意趣……有個段子說：就連機器人都在寫詩，而人類還在洗碗。洗碗就一定比寫詩差嗎？這要分情況看。此刻，我就清坐在天井下，不言不語，不需要詩情，也不需要洗碗，這就十分美妙。

清坐，不是枯坐。枯坐有風波落定的美，清坐是風雨俱來，或是風吹雨打，渾然不怕，在時光深處，在空間深處，冷冷清清地坐著，一杯綠茶一本書，一張竹椅一隻貓，放空一下自己，清虛平淡，安謐而美好。

故園深處有一處竹園，夏天來的時候，我喜歡在竹園裏搬個椅子發呆。即便是沒有雨，竹葉沙沙，嫩竹葉的清氣在微風裏，也算得上十足清氣，亦是清坐。那一刻，我不需要言語，也不需要煙雨，更不需要艷遇，清風裏一坐，如醉如痴，能讓人想明白很多事情。

鄉間，很多老者喜歡拄着竹杖，究其原因，也許是輕盈，老

而無力，更多的原因是可以嗅到竹子的清香。我問過很多老者，他們都說，人老了，身上有老人氣，暮氣沉沉，而竹杖，儘管沒有了生命力，卻給人一種蓬勃與盎然，一提及竹杖，就讓人想起綿延的綠，十畝竹園獨坐，清風徐來，絲絲縷縷都是好思緒，卻不用着急梳理，且由它，慢慢充盈心懷。

皖北有很多土屋，黃土加入了穀糠、麥秸夯土築成牆，上面覆以魚鱗小瓦，這樣的房子冬暖夏涼，若是沿着房子種上幾根竹子，正所謂蓬窗竹屋，自然雅舍，夏日裏聽聽蟬和鳴的鳴唱，冬日裏聞聞大雪破竹之聲，日高微辨梧桐影，人靜遠聞雞犬音，可謂自然道場入耳來。在這樣的房子裏，讓人遠離平日裏那些凡俗繁冗煩心，心如止水，能鏡鑒過去和未來的自己。只是，隨著時光推移，這樣的土屋越發少了，青磚紅磚不可謂不好，卻讓人想起洶湧的窯火，不像土地、穀糠、麥秸那樣舒適熨帖，多少是有些煩躁的。

祖父在時，喜在祖屋前種芭蕉，他常說：「芭蕉這東西，平日裏風吹不動它，安靜不言，卻寬大富貴，暗生繁茂，只有雨點下得大了，才能聽到啪嗒聲，這樣的聲音也讓人寧靜，芭蕉高大而沉穩，一季榮枯，你以為它被凍死了，第二年，它還會從原地發出新芽來，依然是靜悄悄地，把一切大事完成。」這些年，我一直喜歡祖父這句：靜悄悄地，把一切大事完成。很多事情風風火火，到頭來可能是冷冷清清，還是暗地裏著錦，讓人陡覺驚艷，討喜也討得洶湧。

在呈坎的一家茶書院，聽人彈古琴，有一搭沒一搭，琴弦撥動，猶如春河初醒，渙然冰釋，亦有春暖花開，百鳥爭鳴，七弦撩撥，好似宮格內的文章，也像那一方被靜心犁好的福田，一粒粒作物，安靜而葳蕤，看得人喜不自禁。



維港看雲 郭一鳴

王家衛執導的電視劇《繁花》今晚在翡翠台播出最後一集，追看這部劇集的觀眾可能會感到失落，好友L小姐是其中之一，她昨天在報紙專欄透露每天晚上九點半乖乖坐在電視機前等待《繁花》「盛開」，身為半個上海人，看得親切又投入。L小姐在文中提到上海籍的新黨前主席郁慕明老先生和那位四歲離開上海到台灣的八十歲孫教授「流着熱淚追劇」，過了今晚，繁花開盡，曲終人散，也許這兩位老人需要一段時間才能走出劇情。

兩周前筆者在本欄談觀看《繁花》的感受，引起好幾個朋友的共鳴，L小姐是其中一個，舊同事F兄是另一個，他形容《繁花》是一部極富上海灘風格的電視劇，而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他觀看此劇「另有一番滋味」。L小姐和F兄不約而同提到「上海灘」三個字，L小姐更指《繁花》與八十年代初推出的另一部港劇《上海灘》「同樣都有劃時代的意義」。不過，後者講述民國初年的上海灘故事，雖然故事很精彩，但畢竟比和平飯店更老。而前者講的是九十年代初改革開放的上海，四十歲以上的中國人都很熟悉這個時代背景，可以從劇中看到自己，或者自己熟悉的人和事。至於兩位人在台灣的滬籍老先生在劇上看到自己童年，那又是另外的故事。純粹從現實意義的角度，我認為《繁花》更勝一籌。

我更想拿另一部電視劇來和《繁花》作比較。研究易經多年的F兄說，《繁花》最感動他的金句是胡歌的「命運的列車從來不會提前報站，到了只能各奔前程」。這句富有哲理的台詞，讓我想起另一部內地電視劇《人世間》雷佳演唱的主題曲：「草木會發芽，孩子會長大，歲月的列車不為誰停下。命運的站台，悲歡離合，都是剎那。人像雪花一樣，飛很高又融化」。一個是命運

罪與罰和哀與樂



▲▲電視劇《繁花》（左）及《人世間》劇照。

的列車、一個是命運的站台，列車總要停靠站台，兩部劇集都很優秀很受歡迎，但風格各有千秋。

《人世間》的時間跨度長達半個世紀，從東北六十年代末寫到改革開放一直到十八大之後，有史詩性氣勢。《繁花》則聚焦九十年代初風起雲湧的上海灘，以九二年元旦和九四年元旦為經，以兩個最主要場景和平飯店和黃河路至真園為緯。兩部劇集都講命運，都着力表現人性，都有強烈的時代性。我的感覺是，王家衛不脫商業本色，觀賞性強，俊男美女目不暇給，金句對白令人擊節。而梁曉聲小說改編的影視作品，總是催人淚下。兩年前在疫情期間追看《人世間》，情節感人、欲罷不能，每當雷佳深沉的歌聲響起，都忍不住鼻酸。

以兩劇中不幸的人物命運為例。《繁花》有三個人因炒股失敗自殺：小股民發哥、金美林餐館的金老闆，還有大炒家A先生（A先生的翻滾式跳海動作過於誇張，是全劇不多的瑕疵之一），金老闆還包了女服務生小江西做小三，這是典型的九十年代初上海灘式的悲劇故事，就在他們因發財夢碎而輕生的差不多同一時間，或者稍為早幾

年，《人世間》中的下崗工人孫趕超身患重病，得知兒子考上大學，為免拖累妻兒，絕望臥軌自殺。孫趕超是因求生無助一時想不開走上絕路，和發生在上海灘的求財自殺悲劇，性質截然不同，但兩劇的這些悲劇故事同樣具有深刻的現實性。如果說《繁花》幾個悲劇人物是因逐利而喪命，人為財死，觀眾恐怕是唏噓多於同情。《人世間》孫趕超的悲劇則是為食亡，是人性善良面對殘酷現實的絕望，他的命運和結局，觀眾很難不受感染。這些沉重的故事，令我們對這個大時代更加心懷感恩。

F兄對兩劇比較有獨到的見解。他說：「《人世間》的出色之處，是對倫理與人性的描繪非常細緻，每個時代的裂縫，都由劇中的角色自然接駁，毫不矯情，就像是我們身邊認識的人，一同走過人生的不同階段，是生活與生存的必然掙扎。《繁花》表現的始終是劇中人、戲中物，是小說中的角色。雖然描繪了一個重要拐點的時代命運，但總令人覺得仍是在看明星演戲，缺乏感染力。《繁花》說的是罪與罰，《人世間》說的是雪中送炭的哀與樂。」我想補充一句：無論罪與罰、哀與樂，最令人回味的是歲月，最令人感慨的是命運。

中學生的閒暇時光



▲熱鬧的乒乓球訓練館。 作者供圖

練習作業，學生每天至少有三十分鐘練習時間；管弦樂和結他都有集體練習的機會，比如管弦樂隊合排練，或者小型室內音樂樂隊和結他組合。

除此之外，充滿了藝術感的柏林也有很多的繪畫班、手工藝班，也吸引了相當多心靈手巧的小孩們。還有一項深受華人小孩喜愛的，便是圍棋和國際象棋班。有意思的是，棋類的愛好班裏，大部分都是外國小孩，以亞洲小孩為主。我猜是歐洲小孩從小戶外活動習慣了，還是大多喜愛在室外，而亞洲小孩更能坐下來安靜思考，所以下棋成為他們既熱愛又擅長的課外活動。

當然了，如果說以上說的文藝、體育、音樂都是「正兒八經」的課餘生活，德國的中學生也有完全放鬆自由的時間。放學後三三兩兩約着吃個冰淇淋喝杯珍珠奶茶，坐在公園裏閒聊瘋鬧一下，滿滿都是青春快樂的時光。

那天還看到女兒和她的好朋友一起織織毛線，編編塑料繩，兒子和同學摺摺紙飛機，疊個「東南西北」。我不禁感嘆，過去了這麼多年，你們玩兒的和我當年玩兒的也差不多。無論國籍也不論年代，經久流傳的都是這些最簡單的童年手工。

從小到大必備的基本技能之一。毫不誇張地說，據我了解，我小孩的同學家裏，每家都毫無例外地有一台鋼琴。這些小孩學的不一定是鋼琴，還有學小提琴的，學結他、長笛、黑管、大提琴、中提琴的等等，家裏或是小孩或是家長，總有一個會點兒鋼琴的。德國小孩學樂器一般分三個部分：一是音樂課，他們在二年級和六年級的時候分別有兩次選擇樂器的機會，而上課也分弦樂班、管樂班、鋼琴班和結他班；其次是私教課，一般想稍微正規學習的學生都會每周一和老師上一對一的私教課，老師也會布置



柏林漫言 余逾

德國中學生的學業壓力相對來說不算大，除了最後兩年要力爭高分考大學的畢業生，其他的中學生大都有不少富餘的課外活動時間。對於熱衷於體育的德國人來說，一項或者兩項運動愛好幾乎是必須。很多小孩從小學便開始參加正規的運動項目培訓。最受歡迎的當屬足球和網球，其次是乒乓球和羽毛球，還有女生們喜愛的芭蕾舞和花樣滑冰。一放學，學生們背着網球拍的、抱着足球的都各自去訓練場參加訓練，多的一周可以六七次，少的也有一兩次。

跟國內不同的是，你會發現在德國的訓練班裏，專業隊員和業餘隊員會在同一個隊裏面訓練，甚至聯賽也是一起打。他們的集體基礎訓練是一樣的，這樣的訓練量足以讓業餘運動員能夠參與其中，而極具天賦和熱情的想走專業道路的隊員則會另外和私教進行針對性的訓練和提升。所以不論專業還是業餘，大家都是因為熱愛才來參加，勝負不重要，能參與到其中便滿足又快樂。除了運動，會一門樂器彷彿也是德國人